

民國叢書

第二編

· 50 ·

文化 · 教育 · 體育類

古今典籍聚散考

書林清話

書林餘話

書林別話

中國雕板源流考

陳

莖

葉

盧

留

陳

莖

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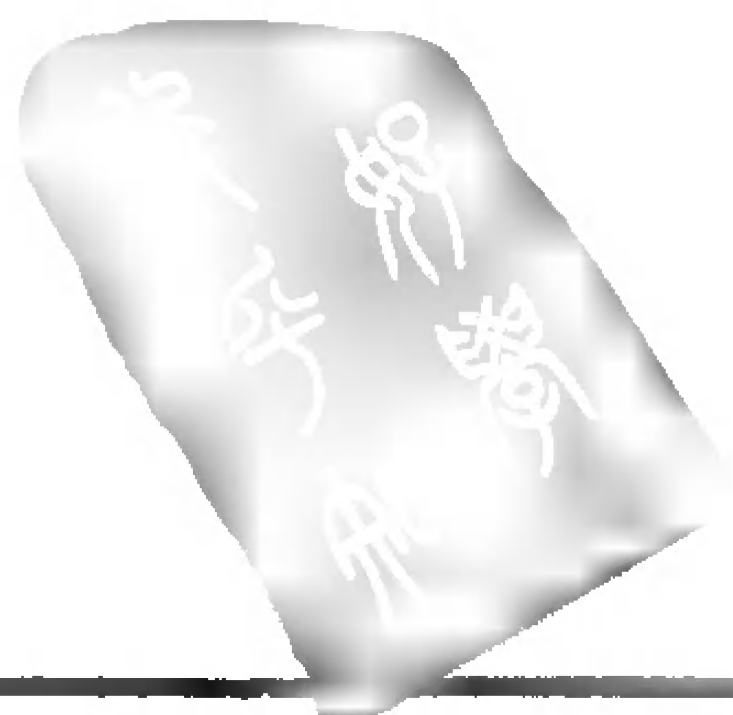
前著

菴著

上海書店

葉德輝著

書
林
餘
話



序

余撰書林清話刻成後以前所採宋元明人及近今諸儒說部筆記涉于刻書之事者未得編次收入又已所論述爲前所遺者拉雜存之書篋其中或有裨掌故或足資談助既不忍割棄又不成條例于是略事理董分上下二卷名曰餘話謂不足以續前話也癸亥初秋記

民十二

書林餘話卷上

南陽葉德輝煥彬甫述

宋無撰人愛日齋叢鈔一云通鑑後唐長興三年二月辛未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又云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版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復盛。又云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定九經刻版印賣朝廷從之。後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版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此言宰相請校正九經印賣當是前長興三年事至是二十餘載始辦田敏爲漢使楚假道荊南以印本五經遺高從誨意其廣順以前五經先成。王仲言揮

塵錄云、毋昭裔貧賤時、嘗借文選於交遊間、其人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版以鏤之、遺學者、後仕王蜀爲宰相、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鏐書五經、仿其製作、刊版於國子監、爲監中印書之始、仲言白云、家有鏐書印本五經、後題長興二年、今史云三年、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從之、又他書記馮道取西京鄭覃所刊石經、雕爲印版、則非李鏐書、仿蜀製作、或別本也、金石錄又云、李鶚五代時仕至國子丞、九經印版多其所書、前輩頗貴重之、鶚卽鏐也、猗覺寮雜記云、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後唐方鏤九經、悉收人間所有經史、以鏤版

爲正見兩朝國史此則印書已始自唐末矣。按柳氏家訓序中和三年癸卯夏鑿輿在蜀之三年也。余爲中書舍人旬休閱書於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說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版印紙浸染不可盡曉。葉氏燕語正以此證刻書不始於馮道而沈存中又謂版印書籍唐人尙未盛爲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自後典籍皆爲版本大概唐末漸有印書特未能盛印遂以爲始於蜀也。當五季亂離之際經籍方有託而流布於四方天之不絕斯文信矣。

宋邵伯溫聞見錄十六云潞州張仲賓字穆之其爲人甚賢康節先生門弟子也自言其祖本居襄源縣十五六歲

時猶爲兒戲、父母誨責之、卽自奮治生。曰：外邑不足有立、遷於州、三年、其資爲州之第一人。又曰：一州何足道哉？又三年、豪於一路。又曰：爲富家而止耶？因盡買國子監書、築學館、延四方名士、與子孫講學。從孫仲容、仲賓同登科、仲安次榜登甲科、可謂有志者也。

宋邵博聞見後錄二十云：東坡倅錢唐日、答劉道原書云：道原要刻印七史、固善。方新學經解紛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此？近見京師經義題、國異政、家殊俗、國何以言異？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喪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說易觀卦本是老鶴、詩大小雅本是老鴟、似此類甚衆、大可痛駭。時熙甯初、王氏之學、務爲穿鑿至此。

宋邵博聞見後錄五云、唐以前文字未刻印、多是寫本。齊衡陽王鈞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巾箱五經自此始。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家伯寅公棗竹堂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版印賣、朝廷從之。雖極亂之世、而經籍之傳甚廣。予曾大父遺書、皆長興年刻本、委於兵火之餘、僅存儀禮一部。

宋孔平仲珩璜新論云、昔時文字、未有印版、多是寫本。齊宗室傳衡陽王鈞嘗手自細寫五經、置於巾箱中、巾箱五經自此始也。至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刊版印賣、朝廷從之。是雖在亂世、九經傳播甚廣。至周廣順中、蜀毋昭裔又請刻印版九

經於是蜀中文字復盛。

宋蘇軾仇池筆記上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賤之人、好惡多同、從而和之、遂使古書日就舛訛。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于陽、禮使人疑女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其南山、境與意會、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蓋滅沒於煙波間、而宋敏求云、鷗不解沒、改作波。二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宋邵博聞見後錄十九云、蘇仲虎言、有以澄心紙求

刻本無求

有字曹倦圃藏鈔本

東坡書者、令仲虎取京師印本東坡集、

誦其詩卽書之。至邊城歲莫多風雪，強壓香膠與君別。東坡閣筆，怒目仲虎云：汝便道香膠。仲虎驚懼，久之方覺印本誤春膠爲香膠也。

宋周煒清波雜志云：印版文字訛舛爲常，蓋校書如掃塵，旋掃旋生。葛常之侍郎箸韻語陽秋評詩一條云：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聯句「竹影金鎖碎者，日光也，恨句中無日字耳。」余謂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槐綠榆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詩正要如此。葛之說云爾。煒考此詩乃東坡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首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槐綠榆影。」終篇皆爲子由設。當是誤書子瞻爲子美耳。此猶可以意會。若麻沙本之差舛，誤後學多矣。

宋朱彥萍州可談云姚祐元符初爲杭州學教授堂試諸生易題出乾爲金坤亦爲金何也先是福建書籍刊版舛錯坤爲釜遺二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爲臆說而諸生或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大慚曰祐買著福建本升堂自罰一直其不護短如此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七云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爲金坤又爲金何也諸生乃懷監本易至簾前請云題有疑請問教官作色曰經義豈當上請諸生曰若公試固不敢今乃私試恐無害教官乃爲講解大概諸生徐出監本復請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監本則坤爲釜也教授皇恐乃謝曰某當罰卽輸罰改題而止然其後亦至

通顯。

又五云尹少稷強記日能誦麻沙版本書厚一寸嘗於呂居仁舍人坐上記曆日酒一行記兩月不差一字。

宋車若水脚氣集云張主一有春秋集注集傳予未嘗見忽得本於瑞州守董華翁蓋其刻在瑞州見惠新本也。

宋費袞梁溪漫志六云蜀中石刻東坡文字稿其改竄處甚多玩味之可發學者文思。今具注二篇于此。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筭子學問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于臣上塗去而字竊以人臣之獻忠改作納患方多傳于古人改作古賢又塗去賢字復注人字智如子房而學則過改學字作文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

遇時德宗以苛察爲明，改作以苛刻爲能，以猜忌爲術，而贊勸之以推誠，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爲先，好聚財，而贊以散財爲急。後于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馭將之方，先寫馭兵二字，塗去注作治民，改過以應天變，改作天道，遠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以陛下聖明，若得贊在左，右則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字以下十八字並塗去，改云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漢文聞頗牧之賢，改漢文聞三字作馮唐論，取其奏議編寫進呈，塗去編字，卻注稍加校正繕五字，臣等無任區區愛君憂國感恩思報之心，改云臣等不勝區區之意。獲鬼草告裕陵文，自孰知耘耔之勞而下云，昔漢武命將

出師而呼韓來廷效于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
見于大中後乃悉塗去不用獷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號
稱右臂改作古稱非愛尺寸之疆改作非貪自不以賊遺
子孫而下云施于冲人坐守成算而董氈之臣阿里骨外
服王爵中藏禍心與將鬼章首犯南川後乃自與將而上
二十六年字並塗去改云而西蕃首領鬼章首犯南川爰
勅諸將改作申命諸將蓋酬未報之恩改作爭酬生擒鬼
章改作生獲其下一聯初云報谷吉之冤遠同疆漢雪渭
川之恥尙陋有唐亦皆塗去乃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頡
利成擒初無渭水之恥郅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末句務
在服近而柔遠改作來遠。

宋朱弁山洧紀聞四云穆修伯長在本朝爲初好學古文者始得韓柳善本大喜自序云天旣鑒我以韓而又飫我以柳謂天不予饗過矣欲二家文集行於世乃自鏤版鬻於相國寺性伉直不容物有士人來訓價不相當輒語之曰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贈或怪之卽正色曰誠如此修豈欺人一作欺者士人知其伯長也皆引去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四云王洙原叔內翰嘗云作書冊粘葉爲上久脫爛苟不逸去尋其次第足可鈔錄屢得逸書以此獲全若縫績歲久斷絕卽難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數冊錯亂顛倒伏讀歲餘尋繹綴次方稍完復乃縫績之弊也嘗與宋宣獻談之宋悉令家所錄者作粘法予嘗見舊

三館黃本書及白本書皆作粘葉上下欄界出于紙葉後在高郵借孫莘老家書亦如此法又見錢穆父所蓄亦如此多只用白紙作標硬黃紙作狹簽子蓋前輩多用此法予性喜傳書他日得奇書不復作縫續也

宋洪邁夷堅丙志十二云紹興十六年淮南轉運司刊太平聖惠方版分其半于舒州州募匠數十輩置局於學日飲酒喧嘩士人以爲苦教授林君以告郡守汪希旦徙諸城南癸門樓上命懷甯令甄倚監督之七月十七日門傍小佛塔高丈五尺無故傾摧明旦天氣廓清至午黑雲倏起西邊罩覆樓上迅風暴雨隨之時羣匠及市民賣物者百餘人震雷一擊其八十人隨聲而仆餘亦驚愕失魂良

久樓下飛灰四起。地上火珠迸流。皆有琉黃氣。經一時頃。仆者復甦。作頭胡天祐白于甄令。入按厖內。五匠曰。蘄州周亮。建州葉溶。楊通。福州鄭英。廬州李勝。同聲大叫。踣而死。遍體傷破。尋詢其罪。蓋此五人。尤嗜酒。懶惰。急于版成。將字書點畫。多及藥味。分兩隨意更改。以誤人。故受此譴。宋王明清投轄錄云。近歲淮西路漕司下諸州。分開聖惠方。而舒州刊匠。以左食錢。不以時得。不勝忿躁。凡用藥物。故意令誤。不如本方。忽大雷電。匠者六而震死者四。昭昭不可欺也。如此。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四云。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閩閩也。臨安也。閩。楚。滇。黔。

則余間得其梓。秦晉川洛則余時友其人。旁諏曆閱大概非四方比矣。兩都吳越皆余足所曆。其賈人世業者往往識其姓名。聊紀梗概於後。

燕中刻本自希。然海內舟車輻輳。筐篚走趨。巨賈所攜。故家之蓄。錯出其間。故特盛於他處。第其直至重。諸方所集者。每一當吳中。二道遠故也。輦下所雕者。每一當越中。三紙貴故也。

又云。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適東南之會。文獻之衷。三吳七閩典籍萃焉。諸賈多武林龍丘。巧於壘斷。每睨故家有儲蓄。而子姓不才者。以術鉤致。或就其家獵取之。此蓋漢內皆然楚蜀交通便道。所攜間得新異。關洛燕秦仕宦橐裝所挾。

往往寄鬻市中。省試之歲，甚可觀也。

又云，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鉅帙類書，咸會萃焉。海內商賈所貲，二方十七，閩中十三，燕越勿與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絕寡。雖連楹麗棟，蒐其奇祕，百不二三。蓋書之所出，而非所聚也。至薦紳博雅，勝士韻流，好古之稱，籍籍海內，其藏蓄當甲諸方矣。

又云，凡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及拱宸門之西。每會試舉子，則書肆列於場前。每花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每朔望并下澣五日，則徙於城隍廟中。燈市極東，城隍廟極西，皆日中貿易所也。燈市歲三日，城隍廟月三日，至期百貨萃焉，書其一也。

又云凡徙非徙其書肆也。輦肆中所有稅地張幕列架而書置焉。若棊繡錯也。日昃復輦歸肆中。惟會試則稅民舍於場前。月餘試畢賈歸地可羅雀矣。

又云凡武林書肆多在鎮海樓之外及湧金門之內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達衢也。省試則間徙於貢院前。花朝後數日則徙於天竺大士誕辰也。上巳後月餘則徙於岳墳遊人漸衆也。梵書多鬻於昭慶寺。書賈皆僧也。白餘委巷之中奇書祕簡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

又云凡金陵書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學前。凡姑蘇書肆多在閶門內外及吳縣前。書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余二方皆未嘗久寓。故不能舉其詳。他如廣陵晉陵延陵就李吳

興皆間值一二款中則余未至也。

又云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本宋最稱善近世甚希燕粵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爲最其多閩爲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爲最其直輕閩爲最越皆次之。

又云凡印書永豐綿紙上常山東紙次之順昌書紙又次之福建竹紙爲下綿貴其白且堅東貴其潤且厚順昌堅不如綿厚不如東直以價廉取稱閩中紙短窄鰐刻又舛譌品最下而直最廉余篋篋所收十九此物卽稍有力者弗屑也。

又云近閩中則不然以素所造法演而精之其厚不異於

常而其堅數倍於昔其邊幅寬廣亦遠勝之。價直既廉而卷軸輕省海內利之。順昌廢不售矣。

又云餘他省各有產紙余弗能備知。大率閩越燕吳所用刷書不出此數者。燕中自有一種紙理粗龐質擁腫而最弱久則魚爛尤在順昌下。惟燕中刷書則用之。

又云惟滇中紙最堅家君宦滇得張愈光楊用修等集其堅乃與絹素敵而色理疏慢蒼雜遠不如越中。高麗蠶絕佳純白滑膩如舒雪如勻粉如鋪玉惟印記用之。

又云凡書之直之等差視其末視其刻視其紙視其裝視其刷視其緩急視其有無。本視其鈔刻鈔視其謄正刻視其精粗紙視其美惡裝視其工拙印視其初終緩急視其

時又視其用、遠近視其代、又視其方。合此七者、參伍而錯綜之、天下之書之直之等定矣。

又云、凡本刻者、十不當鈔一、鈔者、十不當宋一。三者之中、自相較、則不以精粗久近、紙之美惡、用之緩急爲差。

又云、凡刻、閩中十不當越中七、越中七不當吳中五、吳中

五不當燕中三。

此以地論、卽吳越閩書、燕中刻也。燕者、非燕中刻也。

燕中三不當內府

一。五者之中、自相較、則又以其紙、以其印、其裝爲差。

又云、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雙印者、有單印者、雙印與朱、必貴重用之。凡版漫漶滅、則以初印之本爲優。凡裝有綾者、有錦者、有絹者、有護以函者、有標以號者、吳裝最善、他處無及焉。閩多不裝。

又云、有裝印紙刻絕精、而十不當凡本一者、則不適於用、或用而不適於時也、有摧殘斷裂、而直倍于全者、有模糊漶滅、而價增于善者、必代之所無、與地之遠也、夫不適于時者、遇遇則重、不適于用、而精焉、亦遇也、噫。

又云、葉少蘊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書者精于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版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于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版本初不是、正不無謬、誤、世旣一以版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譌繆者遂不可正。

甚可惜也。此論宋世誠然。在今則甚相反。蓋當代版本盛行。刻者工直重鉅。必精加讎校。始付梓人。卽未必皆善。尙得十之六七。而鈔錄之本。往往非讀者所急。好事家以備多聞。束之高閣而已。以故謬誤相仍。大非刻本之比。凡書市之中。無刻本。則鈔本價十倍。刻本一出。則鈔本咸廢。而不售矣。今書貴宋本。以無譌字。故觀葉氏論。則宋之刻本。患正在此。或今之刻本。當又譌於宋。邪。余所見宋

本譌者不少。以非所習。不論。

又云。葉又云。天下印書。以杭爲上。蜀次之。閩最下。余所見。當今刻本。蘇常爲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驟精。遂與蘇常爭價。蜀本行世。甚寡。閩本最下。諸方與宋世同。葉以閩本多用柔木。故易就。而不精。今杭本雕刻時。義亦用白楊木。他方或以烏柏版。皆易就。之故也。

又云葉少蘊云、世言雕版始自馮道、此不然、但監本始馮道耳。柳玘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所鬻字書小學率雕版、則唐固有之。陸子淵豫章漫鈔引揮麈錄云、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不得、發憤云、異日若貴、當版鏤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子淵以爲與馮道不知孰先、要之皆出柳玘後也。載閱陸河汾燕閒錄云、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版、此印書之始。據斯說、則印書實自隋朝始、又在柳玘先、不特先馮道、毋昭裔也。第尙有可疑者、隋世既有雕版矣、唐文皇胡不擴其遺制、廣刻諸書、復盡選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館鈔書、何邪？余意隋世所雕、特浮屠經像、蓋六朝崇奉釋教致然、未及

概雕他籍也。唐至中葉以後始漸以其法雕刻諸書。至五

代而行。至宋而盛。於今而極矣。

之活板始宋畢昇以藥泥爲
見沈氏筆談十八卷甚

詳。

又云。徧綜前論。則雕本肇自隋時。行於唐世。擴於五代。精
於宋人。此余參酌諸家。確然可信者也。然宋盛時。刻本尙
希。蘇長公李氏山房記。謂國初薦紳。卽史漢二書。不人有。
揮麈錄。謂當時仕宦。多傳錄諸書。他可見矣。

又云。今世欲急于印行者。有活字。然自宋已兆端。筆談云。
版印書籍。唐人尙不盛爲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
籍皆爲版本。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活版。其法用膠泥
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版其上。

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一鐵範置鐵版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爲一版。待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版案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爲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爲神速。常作二鐵版。一版印刷。一版已自布字。此印者纔畢。則第二版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版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爲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數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爲之者。本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黏。不可取。不若播土用訖。再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殫不沾汚。屏死後。藥印爲其羣從所得。至寶藏之。右俱筆談所載。今

無以藥泥爲之者。惟用木稱活字云。

又云。今人事事不如古固也。亦有事什而功百者。書籍是已。三代漆文竹簡。冗重艱難。不可名狀。秦漢以還。浸知鈔錄。楮墨之功。簡約輕省。數倍前矣。然自漢至唐。猶用卷軸。卷必重裝。一紙表裏。常兼數番。且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細閱卷舒。甚爲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至唐末宋初。鈔錄一變而爲印摹。卷帙一變而爲書冊。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四善具焉。迺而上之。至于漆書竹簡。不但什百而且千萬矣。士生三代後。此類未爲不厚幸也。

又前代篆隸與今楷書書工亦有難

易也

又云。洪景廬云。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版至

少宜其焚蕩了然子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並載于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能具錄以今攷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此論未然。太平御覽蓋因襲唐諸類書文思博要三教珠英等仍其前引書目非必宋初盡存也。亦有宋世不存而近世往往迭出者。又以鈔拾類書得之。此皆余所目驗故知之最真。洪以博洽名而早列清華或未曉此曲折諸家亦鮮論及漫爾識之。

又云畫家有賞鑒有好事藏書亦有二家列架連窗牙標錦軸務爲觀美觸手如新好事家類也枕席經史沈涵青箱卻掃閉關蠹魚歲月賞鑒家類也至收羅宋刻一卷數

金列於圖繪者雅尙可耳豈所謂藏書哉

又云王長公小酉館在弇州園涼風堂後藏書凡三萬卷二典不與構藏經閣貯焉爾雅樓皮宋刻書皆絕精余每讀九友歌輒冷然作天際真人想

又云次公亦多宋梓一日燕汪司馬盡出堂中并諸古帖畫卷列左右坐客應接不暇司馬謂此山陰道上行也司馬公尤好古彙刻墳雅諸書今盛傳於世云

又云鄴下宗正灌父最蓄書饒箸述賓客傾四方嘗餉余祕籍數種并五言八韻寄余余時尙十五六今廿載餘愧不能萬一副也頃聞已逝因錄其詩志余感云

苑英斯人誰繼美之子獨成名氣撥香山秀才如潏水清
鏗然同謝朓越矣遇陰鏗綺麗風應遠沉冥思更精建安

那用數大曆詎堪評著作千秋事流傳四海名吾慚下里調焉敢應同聲

又云黎惟敬博雅好古嘗罄祕書俸入刻劉夢得集中多是正較他傳本惟精余有元人陳君采柳文肅二集黎過澱水並攜去約刻成寄余余以二集刻本湮滅因舉贈俾完此舉不三載惟敬下世遂并二書失之

又云龍丘童子鳴家藏書二萬五千卷余嘗得其目頗多祕帙而猥雜亦十三四至諸大類書則盡缺焉蓋當時未有雕本而鈔帙故非韋布所辦且亦不易遇也

又云里中友人祝鳴皋束髮與余同志書無弗窺每燕中朔望日拉余往書市競錄所無賣文錢悉輸古人諸子啼號凍餒罔顧惜年僅四十而夭每念輒損神也

又云右四君俱余生平同志。余筐筭所藏。往往與互易者。今相率游岱。故稍記其略。以識余懷。自餘交親中。雅尙甚衆。幸俱健。匕箸未敢概及云。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云。永樂中。命胡廣王洪等輯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冊。目錄六十卷。其表文載蟬精雋中。蓋古今創見書也。惜卷帙繁重。未傳云。

明陸容菽園雜記十云。古人書籍。多無印本。皆白鈔錄。聞五經印版。自馮道始。今學者蒙其澤多矣。國初書版。惟國子監有之。外郡縣疑未有。觀宋潛溪送東陽馬生序可知。宣德正統間。書籍印版尙未廣。今所在書版。日增月益。天

下右文之象、愈隆於前已。但今士習浮靡、能刻正大古書以惠後學者少、所刻皆無益、令人可厭。上官多以餽送往來、動輒印至百部、有司所費亦繁。偏州下邑寒素之士、有志佔畢、而不得一見者多矣。嘗愛元人刻書、必經中書省看過、下所司、乃許刻印。此法可救今日之弊、而莫有議及者、無乃以其近於不厚歟？

蔡澄雞窗叢談云、國朝著作家、其考訂之精確、自顧亭林閣百詩兩先生外、當以錢遵王何義門爲冠。蓋錢何二公、俱能購宋元善本及前輩讎校之本、親自鈔錄勘對、卽一字之亥豕、必遍閱羣書、互相引證、故其評定諸書、俱爲學者所宗。錢有讀書敏求記四冊、祕不示人。時竹垞方箸經

義考欲假其敏求記而不肯竹垞乃以白金銀鼠裘賂其侍書竊出預備書人二十輩一日夕錄畢竹垞之好學古今所未有也惜義門無箸述流傳其所評選制藝行遠諸集風行海內按義門讀書記五十八卷四庫全書著錄一燼之先紀藏書至元鈔及書之餘部而錢遵王所記凡六百有覽類而入每載自之遵王畢生之精華謀之於斯矣終不可見局之應中出類而入每載自之靈王畢生之精華謀之於斯矣終不可見局之應宴約遵王與偕私以黃金翠裘與侍書小史故令鑄置酒楷好詞生數十於室密半宵寫成而仍返之當時所錄并絕妙於中外知交竹垞乃見者竹垞檢討校士江王纂成此書秘召之其侍史士啓篋得是淮河編命藩署吏鈔錄并得絕妙好詞既而詞先刻人遵王疑之事竹垞必爲之聞設甚確而然謝之崇不模絕人妙也義門以同時刻人遵王疑之事竹垞必爲之聞設甚確而然謝之崇不模絕人妙也義門

序略不云見往者數朱種屬討草竹密絕有妙詞好綜之其選一也拾遺散開傳虞採山簡錢備
至多遜王迫焉有三寫本考余始從釐子然復歸錢氏正族愛鑲版得以假歸之然據傳
寫此則絕之妙非竊鈔從更選可知借矣敏求記得稿也此書既揭陽丁日則
敏昌讀持一過與今已無本出門類吾之同年入文菊生之侍郎元大濟所以獲資
借有考索若如正義門所云則是朱刻以前先
有改定之正本恐其事皆傳聞失實也

嚴元照蕙楊雜記云成容若侍衛刻通志堂經解徐健菴
尙書津刻三月而成侍衛界尙書四十萬金故急潰于成
通志堂侍衛之堂名也經解卷帙浩繁唯方望溪曾遍爲
點閱一過何義門悉以其付刻之原本與本之完缺及校
勘失當者錄成一冊沈椒園按察刻行之錢廣伯曾以刻
本示余

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四云、駢字類編書版久不存人家、有

藏者、亦據爲奇貨。嘉慶甲戌夏、武英殿奏請清查版片

書籍時、同年謝峻生編修爲提調官、查至南薰殿、見爐

坑內

燒火坑出灰之坑
都中名曰爐坑

有物貯焉、命啓之、版片堆積、審之

則駢字類編版也、核版短二千頁、因奏請刻版千補之。

兩版

面刻字故
只用千版今此書發賣、士子俱得見之矣。

又云、武英殿書籍、其存而不發賣者、向貯於殿之後

敬思殿。甲戌夏清查、將完好者移貯前殿、其殘缺者變

價、符呪等書悉付之丙。于是敬思殿空爲貯版片之所。

又云、活字版始造於宋、沈括筆談云、宋慶曆中、畢昇爲活

字版、以膠泥燒成。陸深金臺紀聞則云、毗陵人初用鉛字、

視版印尤巧妙。蓋其始或以泥、或以鉛也。乾隆三十九年，金侍郎簡請廣四庫全書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版式，鑄木單字二十五萬餘。高宗以活字版之名不雅，賜名曰聚珍版。

阮葵生茶餘客話云：萬曆甲午，南祭酒陸可教請刻永樂大典，分頒巡方御史，各任一種校刻彙存，分貯兩雍，以成一代盛事。當時議允，終未頒行。竊謂文皇與穆宗兩番鈔錄，已費不貲，鏤版通行，談何容易耶？

胡虔柿葉軒筆記云：文淵閣四庫全書，書皆鈔本，每葉十六行，行二十一字，長六寸，寬三寸七分。每本用寶二，前曰古稀天子之寶，後曰乾隆御覽之寶。每部首載提要及總

纂名而列總校名於每本之末其面籤皆用絹經以綠史以赤子以碧集以淺絳枘木匣盛之。

又云俞長城選名家制義首載北宋二人南宋五人王公蘇荆

穎濱楊誠齋陸象山陳其文雖不類近代所爲八股然終

不知錄自何處且盡四書中文亦不似宋人所爲蓋後人

譌託而桐川誤採之也明朱方甲字良矩浙江永康人正德

刻經義模範文凡十六篇內惟張才叔白靖人白獻於先

王一篇見宋文鑑張迪吉巢伯來朝芮伯作旅汝鳩命異畝同

顯獻二諸天子吳師孟哉聖謨洋洋恭默乎張孝二祥作姚孝甯反復

禾我見舅氏如母之憂焉姚孝歸馬聖人享以享上帝利用賓

形旁求于天餘亦不知所本王廷表作序稱方得自楊升

菴則真偽猶未敢定也。

明志有楊慎經義模範一卷

阮文達元杭州靈隱書藏記

三集經二室

云周官諸府掌官契

以治藏史記老子爲周守藏室之史藏書曰藏古矣。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收藏之與藏室無二音也。漢以後曰觀曰閣曰庫而不名藏。隋唐釋典大備乃有開元釋藏之目。釋道之名藏蓋亦撫儒家之古名也。明侯官曹學佺謂釋道有藏儒何獨無欲聚書鼎立其意甚善而數典未詳。嘉慶十四年杭州刻宋文正公翁覃溪先生法時帆先生諸集將成覃溪先生寓書于紫陽院長石琢堂狀元曰復初齋集刻成爲我置一部於靈隱。仲春十九日元與顧星橋陳桂堂兩院長暨琢堂狀元郭頻伽何夢華上舍劉春橋顧

簡塘趙晉齋文學同過靈隱食蔬筍語及藏復初齋集事諸君子復申其議曰史遷之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白少傳分藏其集於東林諸寺孫洙得古文苑于佛龕皆因寬閑遠僻之地可傳久也今復初齋一集尙未成箱篋盍使凡願以其所著所刊所寫所藏之書藏靈隱者皆哀之其爲藏也大矣元曰諾乃於大悲佛閣後造木廚以唐人驚嶺鬱岩嶢詩字編爲號選雲林寺玉峯偶然二僧簿錄管鑰之別訂條例使可永守復刻一銅章徧印其書而大書其間扁曰靈隱書藏蓋緣始於復初諸集而成諸君子立藏之議也遂記之

條例

一送書入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票、

一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號、收滿驚字號、廚、再收嶺字號、
廚。

一印鈐書面暨書首葉、每本皆然。

一每書或寫腦、或挂綿紙籤、以便查檢。

一守藏僧二人、由鹽運司月送香錠銀六兩、其送書來者、
或給以錢、則積之、以爲修書增廚之用、不給勿索。

一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繙閱之人、但在閣中、毋出閣
門、寺僧有鬻借霉亂者、外人有攜竊塗損者、皆究之。

一印內及簿內字之上、分經史子集填注之疑者、缺之。

一唐人詩內、複對天二字、將來編爲後對、後天二字。

一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舉明靜謹細知文字之僧充補之

又焦山書藏記云嘉慶十四年元在杭州立書藏於靈隱寺且爲之記蓋謂漢以後藏書之地曰觀曰閣而不名藏藏者本於周禮宰夫所治史記老子所守至於開元釋藏乃釋家取儒家所未用之字以示異也又因史遷之書藏之名山白少傳藏集於東林諸寺孫洙得古文苑於佛龕閒僻之地能傳久遠故仿之也繼欲再置焦山書藏未克成十八年春元轉漕於揚子江口焦山詩僧借庵

巨超翠

屏洲詩人王君柳村來瓜洲舟次論詩之暇及藏書事遂議於焦山亦立書藏以瘞鶴銘相此胎禽等七十四字

編號屬借庵簿錄管鑰之。復刻銅章書樓扁訂條例一如靈隱觀察丁公百川淮爲治此藏事而藏之。此藏立則凡願以其所著所刊所寫所藏之書藏此藏者皆哀之且卽以元昔所捐置焦山之宋元鎮江二志爲相字第一二號以誌緣起。千百年後當與靈隱並存矣。

條例

一送書入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票。

一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號收滿相字號廚再收此字號廚。

一印鈐書面及書首葉每本皆然。

一每書或寫書腦或挂綿紙籤以便檢查。

一守藏僧二人照靈隱書藏例由鹽運司月給香錠銀十兩。其送書來者或給以錢則積之以爲修書增廚之用。不給勿索。

一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繙閱之人照天一閣之例。但在樓中毋出樓門。煙錠毋許近樓。寺僧有鬻借霉亂者。外人有攜竊塗損者皆究之。

一印內及簿內部字之上分經史子集填注之。疑者闕之。

一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舉明靜謹細知文字之僧充補之。

一編號以相此胎禽華表留唯髣髴事亦微厥土惟甯後
蕩洪流前固重爽塏勢拚亭爰集眞侶作銘三十五字

爲三十五廚如滿則再加歲得於化朱方天其未遂吾
翔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山下仙家石旌篆不朽詞
曰徵君丹楊外尉江陰宰四十二字爲四十二廚

又

集八經室

四月十日同顧星橋吏部

宗秦

陳古華太守

廷

石琢堂狀元

鑑玉

三院長暨朱椒堂兵部

爲弼

蔣秋吟

太史

詩

華秋槎

瑞潢

何夢華

元錫

王柳村

豫

項秋子

壩

張

秋水

鑑

諸君子集靈隱置書藏紀事五古一首云尚書未

百篇春秋疑斷爛列史志藝文分卷本億萬傳之千百年

存世不及半近代多書樓難聚易分散或者古名山與俗

隔匡岸岩嶢隱靈峯琳宮敞樓觀共爲藏書來藏室特修

建學人苦箸書難殺竹青汗若非見箸錄何必弄柔翰舟

車易遺忘水火爲患難子孫重田園棄此等塗炭朋友諾黃金文字任失竄或以經覆瓿或以詩投溷當年無副本佚後每長嘆豈如香山寺全集不散亂名家勒巨帙精神本注貫逸民老田間不見亦無悶雖不待藏傳得藏亦所願我今立藏法似定禪家案諸友以書來收藏持一券他年七十廚卷軸積無算或有訪書人伏閣細披看古人好事心試共後人論既泛西湖舟旋飽蔬筍飯出寺夕陽殘鷺嶺風泉渙

按自曹石倉學佺有儒藏之說言藏書者每以爲一重公案然其事固不可行也乾隆中曆城周書昌編修永年作儒藏說未知其說如何桂馥晚學集周先生傳云先生見

收藏家易散、有感於曹石倉及釋道藏作儒藏說、約余賣田築借書園、祀漢經師伏生等、聚書其中、招致來學、苦力屈不就、顧余所得書悉屬之矣。此文達以前倡儒藏之議者、藏書與刻書本二事。余前撰清話未及此、然諸老先殷殷好事之心、所望後之人紹述前修、成此美舉。靈隱焦山二藏、究不知當日成功如何。讀文達兩記一詩、亦可想見其提倡之至意。今仍補記以告來學、庶得有所觀感云。

書林餘話卷上終

書林餘話卷下

南陽葉德輝煥彬甫述

石經爲經本之祖。自漢熹平刻石立于太學。鴻都當時如漢末人注經罕見徵引。惟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既哭以人爲菑。何休解詁云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今太學辟雍作側字。唐徐彥疏云。今太學辟雍作側字者。謂何氏所注者是菑字。今漢時太學辟雍所讀者作側字云。既哭以人爲側。阮元校勘記云。此卽東漢熹平立石之公羊傳也。按漢末人經注惟此引一條。何劭公與鄭康成蔡伯喈爲同時人。不知鄭注禮時何以不及。據後漢書蔡邕傳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

晚學咸取正焉。據此知當時太學石經已爲人所重視。劭公偶一引用之耳。自後魏正始立三體石經、唐開成立十二經石經、孟蜀廣政立十三經石經、宋至和立二體石經、高宗南渡立御書石經于杭州學宮、此皆元明以前舊本。今惟開成石經獨存。次則高宗御書各經十存六七。然開成石經一誤于乾符之修改、再誤于後梁之補刊、三誤于北宋之添注、四誤于明人之磨勘。及至版本代興、各相沿誤。去古日遠、僞體難裁。余嘗欲據唐石經刊定四誤、別爲善本、以復古而信。今歲月蹉跎、有志未逮。偶從莫楚生觀察處獲見縮刻唐石經木本、止《易》《書》《詩》三經。似是末刻完之本。審其避諱缺筆、當刻于嘉道間。是固先得我心。惜乎

未見全經卽此三經亦流傳極鈔也。

今世凡刻書闕文處用白匡或墨塊白者謂之空白墨者謂之墨釘亦謂之墨等又謂之等字俗語謂留爲等此墨等等字蓋謂留此以待補刻也此其由來甚古論語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集解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按史之闕文見於春秋者桓十四年經夏五左傳杜預注不書月闕文公羊傳夏五者何無聞焉爾何休解詁不詳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范甯集解孔子在於定哀之世而錄隱桓之事故承闕文之疑不書月皆實錄顧其原文下

必有空白之處經孔子修之而始刪去莊二十四年經郭

公亦同蓋郭公下闕其名與事

其上文經云赤歸于曹左

公二句連文公者何失地之歸于曹郭公亦者

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歸于曹郭公亦者

何為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以下義外歸非正也左傳杜預注

無傳蓋經闕誤也自曹耦以下公羊穀梁之說既不了預又

氏不可通之用于左古書有可比例者如汲冢中逸周書穆天

子傳其中多方白匡皆闕文也前人往往不識大戴禮武

王踐祚机之銘闕皇皇惟敬口生听口戕口盧辨注听恥

也言為君子榮辱之主可不慎乎听听詈也口戕口注言

口能害口也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語為戒也此由

不識口為闕文而註以為口字然文義猶可通也若明人

鍾惺譚友夏古詩歸則強詞尤為可笑譚云四口字疊出

妙語不以爲纖

按文只三
本爲皇皇生
敬鍾口譚所
生見之

鍾云讀口戕口

三字竦然骨驚。此真強作解人而不顧其立說之穿鑿矣。墨塊之本則自南宋時已有之。如陳道人書棚刻唐人集。若李建勳李中丞集魚玄幾女郎詩麻沙坊刻纂圖互注四子其中墨等頗多。而尤以莊子爲甚。又如元大德中所刻白虎通論風俗通義二書亦然。大德本出于宋嘉定十三年夔府刻本。一切皆仍宋舊。卽萬曆十年胡維新兩京遺編又重雕元本。雖版式略小而行字墨塊處正同。是可見墨塊之存留自有刻本以來。卽有此例。然余因此悟用白匡者必出古書鈔本。而刻本因之用墨塊者則出宋時刻本。在校者猶有訪求善本待補之意。非若白匡之已成

闕文無從校補也。昔嘗疑禮記投壺以○□記鼓節其○
 □處必有文字以分薛鼓魯鼓之不同亦如宋刻姜白石
 詞旁注工尺之例久而闕佚故以○□記之在鄭氏作注
 時既不得別本以資校讎于是釋爲圓者擊鼙方者擊鼓
 孔疏依注敷衍云以鼓節有圓點有方點故以圓者擊鼙
 方者擊鼓若頻有圓點則頻擊鼙聲每一圓點則一擊鼙
 聲若頻有方點則頻擊鼓聲也果如所言則經文何不直
 截了當言之曰某時連擊某時一擊而必爲此煩瑣難記
 之○□使人臨擊鼓時按圖索譜如射覆藏鉤之兒戲乎
 是知○□必有文字不得如注疏所云今人索解不得也
 日本松崎鶴雄書來問版本之事云者版有雙線單線白

口、黑口、魚尾、耳子等名，往往見於藏書家書目及諸家題跋文中，不詳其義，亦不知其在版中何處。乞余答復。余向撰《書林清話》，以爲此等處無關要義，故亦略之。今松崎鶴雄、越國修問請益，不敢以其瑣屑置而不言，因爲書復之。略云：書邊四圍之閑爲線，版中上下處爲口，版心有冂形爲魚尾，邊閑上有小匡，附着兩旁者爲耳子。線有雙、有單，黑口有大有小。何謂雙線？如四圍邊閑內重出一細線紋者，是謂雙線。若僅有邊閑而無內線者，是謂單線。黑口大小者，版心上下刻一直線，上在魚尾上，下在魚尾下。粗者填滿版心，是謂大黑口；小者刻一微線，是謂小黑口。蓋所以表識版之中心，以便折疊時有准繩也。無此線者，則爲

白口魚尾之黑口亦因之亦偶有兩歧者大抵雙線白口多宋版單線黑口南宋末麻沙本多有之至元相沿成例明初承元之舊故成弘間刻書尙黑口嘉靖間書多從宋本繙雕故尙白口今日嘉靖本珍貴不亞宋元蓋以此也大抵此類版心書名祇摘一字下刻數目其白口小黑口空處上記本葉字數下記匠人姓名不全刻書名也全刻書名在萬曆以後至我國初猶然魚尾有雙有單雙者上下同單者上刻一魚尾下則祇刻一橫線紋亦有版心全係黑口者則魚尾以外皆粗黑線如元張伯顏本文選及明刻宋章如愚山堂考索之類此則匠人以意爲之不爲定式也耳子以識書之篇名始宋岳珂之刻九經三傳

今武英殿之仿刻五經本其式猶存他書則罕見若釋藏之所刻支那本則每半葉一方圍中無版心直線魚口等明時浙中徑山寺雲樓寺所刻諸釋經釋典爲多初不知其何所依仿至乾嘉時金農刻已作冬心先生集陳馮壽刻已作種榆仙館集用竹簡式作直線閑此則不古不今類於嚮壁虛造鏤刻雖精無吾無取焉爾。

明人刻書有不見於藏書家志目題跋者如劉氏安政堂所刻書余撰清話以弘治甲子刻鍼灸資生經七卷爲其所刻最早者矣後見湘陰郭氏養知書屋藏有四明先生續資治通鑑節要二十卷題宣德己酉京兆安政堂劉氏校刊一行則前乎此七十五年蓋亦書林世業也獨山莫

楚生觀察藏有淮南高誘注二十一卷題正德己卯劉氏
安政堂刻本。余從子啓藩藏有分類補注李太白集二十
五卷題正德庚辰劉氏安政堂刻本。余所藏新刊河間劉
守真傷寒直格論方三卷後集一卷別集一卷題嘉靖壬
辰仲秋七月劉氏安正堂刊此并向所希見者。又王聞遠
孝慈堂書目載有孔叢子七卷注安政堂刻本。莫友芝知
見傳本書目宋林亦之輞山集下注嘉靖安政堂刻本。則
此外所刻爲前人所未箸錄吾輩所未目覩者不知尙有
若干種。明時距今五六百年見聞不周已如此况遠而上
溯宋元耶。

劉洪慎獨齋刻書極夥其版本校勘之精亦頗爲藏書家

所貴重。余藏有宋文鑑一百五十卷，卷一末有牌記云：皇明正德戊寅慎獨齋刊。此向來藏書家所未及者。按洪於是年刻有十七史詳節二百七十三卷，已載前撰清話。此二書皆卷帙極多者，均於一年之中刻成，可謂勇于從事矣。字體勁秀，行格緊密，二書亦正相類。

嘉禾項篤壽萬卷堂刻書精美，惜乎所刻甚少。前清話所列僅鄭端簡奏議十四卷、東觀餘論三卷，如是而已。嘉靖丙寅刻有廿四史論贊八十卷，總目後有楷書長方牌記云：嘉禾項氏萬卷堂梓。史記日後有嘉禾項氏刊于萬卷堂一行，其書亦人所罕知者。

明洪楸清平山堂刻有宋洪邁夷堅志、江陰繆氏藝風堂

舊藏其書在歸安陸心源十萬卷樓刻本之外世以爲罕見矣。從子啓奎有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八十一卷爲嘉靖乙巳刻本此亦罕見箸錄者。

明藩芝城藍印活字本墨子十五卷爲嘉靖壬子擺印者。嘉慶中藏吳門黃蕘圃主事丕烈士禮居載士禮居藏書題跋記記云續得嘉靖癸丑歲春二月吳興陸穩敘刻本。與此差後一年。敘中有前年居京師幸於友人家覓內府本讀之之語。又云別駕唐公視郡暇訪余於山堂得墨子原本將歸而梓之是又一本矣。今取唐本以勘陸本殊有不合知陸所云唐得墨子原本者非陸本也惟陸本無敘唐本有陸之敘後人遂疑唐本出自陸本其實陸先刻一

年唐後刻一年實不侔耳。余按黃說誤也。陸本卽唐本。唐刻而陸敘之。唐自有跋。題嘉靖甲寅。蓋刻成後始作跋耳。其有不合者。殆先後校改之故。芝城本雖在嘉靖壬子。似亦出于唐本。緣唐本刻在壬子。書初印出。芝城卽據以擺印。故其文多與陸敘本合。必未經校改者。是書刻于壬子。至癸丑春。陸爲作敘。至甲寅。唐自作跋。三本實二本也。余藏此本。前多江藩白賁衲一敘。敘稱南昌憲伯貞山唐公以所刻墨集送予。男多斫多斫持示。予讀大司馬中丞北川陸公前序。暨公所爲序。乃知所以爲墨者及所以讀墨子者。據此可證唐陸非二本。特黃氏所見。或無江藩敘者。故不能詳也。墨子無宋本。故明刻爲上。藍印活字本。士禮

居散出歸聊城楊致堂河帥以增海源閣公孫鳳阿舍人保彝攜至京師爲潘文勤祖蔭借去文勤薨于位書遂不復還世間亦未見第二本矣。

刻舊唐書之聞人詮尙刻有三禮注疏余於滬肆得儀禮注疏每卷首題直隸學政監察御史餘姚聞人詮校正直隸常州府知府遂昌應檀刊行蓋當時常州刻本也聞人詮刻舊唐書世稱善本亦無第二刻本故爲藏書家所珍貴實則訛奪之甚先祖石君公諱樹廉曾假錢遵王曾述古堂藏至樂堂舊鈔宋本以校聞人詮本逐葉異同不少今此校本藏余從子啓奎處先祖手跋者再逐卷有硃記月日以此例推三禮注疏亦未必有過於南北兩監本處

也。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十二作聞人銓云銓字邦正餘姚人嘉靖丙戌進士除寶應知縣擢山西道御史巡視兩關曆湖廣按察副使又云邦正箸錄陽明之門撰飲射圖解又雕劉昫舊唐書行世津津好古不易得也明凌迪知萬姓統譜聞人姓多餘姚人亦有聞人詮餘姚人而云弘治進士則誤也

毛晉家世及其行實余書話考之詳矣其子五人襄褒衰表展展字斧季爲陸敕先貽典壻藏書家多知之其餘四人余嘗求其遺事絕不可得近日崑山趙君學南以所刻峭帆樓叢書見貽中有陳瑚從游集二卷其下卷採褒衰表三人詩姓名下各系事略云毛褒字華伯常熟人華伯

天性醅謹所居宅西南有古墓當道青烏家以爲來龍處說華伯夷之華伯笑不應加封植焉弟補仲早夭令次子爲其後視婦婦有加禮人皆以爲難家居遵司馬儀巫祝尼媼無敢造其室者其爲詩多入隱湖社刻中予選而梓之近有西爽齋唱和集人誦一首尤多警句予特備錄于篇袁字補仲昆湖子晉先生之仲子也子晉以能詩好古藏書鏤版名滿天下子四人克世其家而補仲尤異敏不幸羸疾以天知與不知無不惜之補仲之爲舉子業也剗削陳言刻濯新異務爲幽深曲折縱橫自喜之論世俗鈔撮腐爛之習一切非其所屑每三六九日課業寶晉齋同學畢至補仲輒談諧啁笑目中虛無人或竟日不肯下一

字至篝燈促膝則落紙如飛洋洋灑灑自成一家機軸雖殫精竭思無以過也喜法書名畫精於賞鑒有可其意不惜囊中金購之又極愛整潔地灑掃無纖塵筆床茶具必方列明窗淨几命童子日揩摩數四始就坐入其室者不敢涕唾比于倪迂清閼閣云生平無嬖童侍女之好有嫠婦竊窺歎其美丰儀疾避之嘗一夕宿于外或問之曰內有乳媪吾以謹嫌也讀書能究心其奧質難曉者病少間與予同論六書文字之學頗見原委又與瞿有仲極言天文左旋右旋中曆西曆之辨必求勝後已蓋補仲志好高不肯居人後使天子之年進未可量學未成而化爲異物是以深爲可惜卒前一日予執其手而與之訣怡然曰某

無恙也。語不及身後事。對妻女無苦憐之色。嗚乎。可哀也。已。予是以圖其像。復刻其詩而傳之。表字奏叔。管子曰。士羣萃而州處。間燕少而習焉。長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則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誠哉是言也。汲古主人。鏤書萬卷。前人詩集當十之四五。其叔子奏叔。方攻進士業。不暇以詩名。而興會感觸。輒有佳句驚人。出乎意想之外。豈非所謂不勞而能者乎。憶其初見予。年十二。靜秀娟好。如翠竹碧梧。光映左右。當是時。卽知爲稱其家兒。今易閏矣。吾年漸老。白首無聞。而奏叔學日益進。與梅仙禹思寶伯輩。鏃礪名行。交相有成。取柳詩爾室二字。顏其齋。讀予大小學日程。而篤信之。曰。此作詩之基也。卽

更其名爲聖學入門書授之剗剗以公同志其勇於好善
又與人爲善如此年雖少倜儻多能治家斬斬早見頭角
舉而措之可以卜其用焉按陳瑚字言夏號確庵太倉人
有確庵集曾爲子晉作傳從游集皆選其及門弟子詩褒
袞表皆從受業者也梅仙姓錢名嘏太倉人禹思姓張名
遡顏常熟人竇伯姓馮名長武常熟人從游集中皆采其
詩毛晉五子長名襄此以襄爲伯袞爲仲表爲叔而辰則
字斧季蓋襄早卒以次遞升襄無字殆年未及冠而卽夭
與

汲古閣刻四唐人集流傳絕少顧湘撰汲古閣刻版考云
四唐人集內惟唐英歌詩一種最爲善本卽如席氏百家

詩內亦刻而空白多至二三百字，令人不可讀。汲古此本，真祕寶也。又云：四唐人集版，相傳毛子晉有一孫嗜茗，得洞庭碧蘿春，患無美薪，顧四唐人集版曰：以此作薪，其味當倍佳也。遂按日劈燒之。據顧氏云云，其流傳之少，蓋版早燬也。余從子啓藩藏有汲古此本，取校席刻本，缺不及百字。顧氏云：二三百字，殆未細校耳。全唐詩於所缺者，一臆補，以汲古本校之，無一合者。當時編校諸臣，謬妄極矣。汲古本余令啓藩兄弟影印三百部，以廣流傳。今而後可得吳詩真面矣。

前載毛氏刻版有題綠君亭者，爲二家宮詞三家宮詞洛陽伽藍記等書，余未知綠君亭之名，是否爲毛氏題署。近

得陶靖節集章次本一詩二賦三辭四記五傳六贊七述八疏九祭文十四八目前有總評章評後有參疑集名下第二行題明東吳毛晉子晉重訂末有天啓乙丑孟秋七月東吳毛晉子晉識其版式與所刻宮詞一例然後知綠君亭卽毛氏署名非他氏也。汲古閣又刻有影宋大字本陶淵明集相傳爲東坡手書者後有毛扆跋雕刻極精。後來何氏篤慶堂章氏式訓堂縣人胡蘄門錫燕手書模刻者皆從之出未見宋版原書也。

初學記以明安氏桂坡館刻大字爲最善同時又以活字擺印書之大小與刻本同此本流傳極罕。余前撰清話考安國世家據安紹傑輯安我素希範年譜云安國鑄活字

銅版印顏魯公集徐堅初學記等書。余以爲初學記無活字本。謂年譜所述不明晰。後從子啓藩得一本。卽安氏活字版印者。乃知書本未經目覩。不可臆斷如此。又太平御覽有明人黃正色序者。序略云。吾錫士大夫有好文者。因閩省梓人用活字校刊。始事于隆慶二年。至五年纔印其十之一二。閩人散去。於是澗人倪炳伯文居業于錫。毅然謀于郡邑二三大夫士。協力鳩工。鋟諸梨棗。三閱寒暑。先是孫國子虞允一元力任讎校。忽于隆慶六年捐館。弗克終事。苦於舛訛。同年薛憲副應奎。仲子庠生名逢者。出所藏本。俾倪氏繕寫付刻。余旣嘉仲子能成人之美。且喜是書得以版行爲天下公器。據此。則當時活字本未成而得。

倪氏校刻行世。余藏此本，前有萬曆黃正色此序，又有萬曆甲戌小春吉旦蘇熟後學周堂謹識。甲戌，萬曆二年也。又藏一活字印本，周堂識後末有字二行，其一行云：閩中饒世仁游廷桂整擺，其二行云：錫山趙秉義劉冠印行。其周堂識云：是集從閩賈饒世仁等購得其半，半在錫邑郡伯顧肖巖太學秦虹川家。二公博雅君子也，請于先君，欲合而梓之。先君曰：余志也，遂躬校閱，未幾而先君作古矣。不肖堂懼先志之未酬，丐諸名碩，攷訂釐緝，遂成完書。又云：今所得活版僅百餘部，與顧秦二氏分有之。倘好事者藉稿于茲，更加精校，鋟爲不刊之典，是所願也。此本目錄卷一卷四一葉，版心有「宋版校正閩游氏全」字，銅省板活字。

印一百餘部。凡十六小字。卷第一一葉版心字同。第十一卷版心小字云「宋板校正饒氏全板活字印行壹百餘部」。余在滬市見一活字印殘本。第一本目錄後有長方牌記云「太平興國八年十二月刊凡十字作兩行版心魚尾下有小字云宋板校正閩游氏全板活字印一百餘部」。校余藏本目錄後無牌記。殆爲一本。于擺印時牌記或印或不印。未注重也。明刻本卽據活字印者爲底本。故周堂識刻本活字印本均載之。因此知活字印本爲全書。黃云「纔印其十之二三不確也」。近日滬市又出明活字印本。唐人小集五十家。余見數家。字畫缺蝕不齊整。與華氏會通館活字印本容齋隨筆錦繡萬花谷相似。藏者故昂其值。爭爲

宋本。以余所知、將及百家、不止五十也。明時活字印書、如此廣遠、而皆在無錫一邑、至今三百餘年、無錫猶盛行活字印本。此如常熟數百年多藏書家、皆鄉先達流風餘澤、有以興起之也。

書版辨宋元、辨行字、幾乎無義不盡矣。然其版片之大小、書體字之方圓肥瘦、不可得而知也。宜都楊惺吾教授守敬、乃有留真譜之作。所謂留真者、於宋元舊本書、摹刻一二葉、或序跋、或正卷、藉以留原本之真。雖鑒別未精、而其例則甚善。繆藝風先生亦有續刻、未竟已歸道山。然留真二字、名義殊爲通泛、如金石碑版、一切古物、無不可以留真。似非書所專有、或有以爲書影者、差爲名實相副、然猶

類于法帖之響揚也。近日瞿良士舉家藏鐵琴銅劍樓所藏宋元本書步楊繆之後、每書印影數葉、頗爲壯觀、而其名則緣留眞譜之舊、因商之于余、余以爲留眞之稱不善、應易名爲書範、卽本蜀銅書範之義也。蜀銅書範事無確據、余前撰清話已辨之。顧書範之名則雅而切、較留眞譜書影爲有依據。惜乎余建此議、瞿氏書已印成、不能改也。往年內閣中藏書、并歸京師圖書館、其殘葉爲書估所得、好事者每收買之、積成巨冊。傅沅叔所獲尤多、中多藏書家自來未箸錄之版本、余慙愚沅叔摹印傳之、是亦足供好古書者一嚮之嘗也已。

明遺老龔半千賢畫名甚重、其一幅之直、貴者百金、日本

人尤珍貴之。往往一幅值數百圓。番餅銀價過於文沈多矣。曩讀周亮工讀畫錄云。半千酷嗜中晚唐詩。蒐羅百餘家。中多人未見本。曾刻廿家于廣陵。惜乎無力全梓。至今珍什笥中。古人慧命所系。半千真中晚之功臣也。半千所刻唐詩。向未見藏書家目載。余從故家獲一部。釘十四冊。不分卷。中唐張籍。孟郊。賈島。張祐。李郢。張繼。韓翃。于鵠。朱慶餘。鮑溶。秦系。張南史。李嘉祐。熊孺登。朱放。歐陽衰。歐陽澥。歐陽玘。江爲。竇叔向。竇常。竇牟。竇羣。暢略。竇鞏。陳通方。許稷。歐陽詹。朱長文。朱灣。周匡物。陳詡。潘存實。陳去疾。邵楚萇。吉中孚。張夫人。凡三十七家。晚唐李洞。汪遵。于濆。方干。趙嘏。曹唐。周朴。徐寅。許琳。王貞白。項斯。許棠。溫庭筠。裴

說李咸用、楊衡、黃滔、馬戴、翁承贊、朱景玄凡二十家。楊衡集有賢跋云：衡詩出是余中晚唐詩紀中之第七十二家。據跋則已刻成七十二家，而此僅中晚五十七家，較周所云爲多，而較跋所稱尙少十五家。不知余所獲爲未全本耶？抑刻成散失耶？其中有一首爲一家，數首爲一家，十餘首爲一家者，似是足數而成。然其網羅散佚，表章古人心在全唐詩未出以前，其有功于唐賢巨矣。此本殊罕見，其版本行字頗精，余所藏究不知殘缺否耶？

乾嘉以來，黃蕘圃、孫伯淵、顧澗蘋、張古餘、汪闃源諸先生影刊宋元明三朝善本書，模印精工，校勘謹慎，遂使古來祕書舊槧化身千億，流布人間，其裨益藝林、津逮來學之

盛心千載以下不可得而磨滅也。然古書形式易得，氣韻難具。諸家刻意求工，所謂精美有餘，古拙終有不及。由于書法一朝有一朝之風氣，刻匠一時有一時之習尚。譬之於文，揚雄之擬經於詩，束皙之補亡，貌非不似，神則離矣。海通而後，遠西石印之法流入中原。好事者取一二宋本書照印流傳，形神逼肖。較之影寫付刻者，既不費校讎之日力，尤不致摹刻之遲延。藝術之能事，未有過于此者。惟其所印者，未能遍及四部，成爲巨觀。江陰繆藝風、荃孫、華陽王、息塵、秉恩兩先生，縱懇張菊生同年元濟，以商務印書館別舍涵芬樓徵集海內藏書家之四部舊本書，擇其要者爲四部叢刊，卽以石印法印之。繆王二人皆南皮張

文達門下士初擬按文襄書目畚問所列諸本付印詢之于余余力言其非以爲文襄書目行之海內數十年稍知讀書者無不奉爲指南按日購置今惟取世不經見之宋元精本縮印小冊而以原書大小尺寸載明書首庶剗剗所不能盡施版片所不能劃一者一舉而兩得之菊生以爲善也其時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所藏宋元版書甲于南北主人瞿良士啓甲風雅樂善得余介紹慨然盡出所藏借之影印京師圖書館之書則因傅沅叔同年之力得以相假江南圖書館所藏則光緒末年豐潤忠愍端方總督兩江時購自仁和丁氏八千卷樓者其中亦多宋元舊本商之齊鎮巖撫部耀琳飭司館書者悉選其精善完整

之本在館印出，余又從日本白岩子雲龍平向其國岩猗氏靜嘉堂假得宋本說文解字，爲孫氏平津館仿宋刻所自出者，此吾國第一孤本，爲歸安陸氏皕宋樓售出，今幸珠還，不可謂非快事也。同時嘉興沈子培方伯同年曾植江甯鄧正龢編修邦述獨山莫楚生觀察棠，新建夏劍丞觀察敬觀，皆與其事，展轉商定。自戊午（民七）創議，迄壬戌（民廿）告成，爲書二千餘冊，爲卷一萬有奇，萃曆朝書庫之精英，爲古今罕有之巨帙。永樂大典分韻出于支離，圖書集成搜輯無此精要，書成藝風久歸道山，不及見矣。今以余撰例言錄存于此，以紀書林一重公案云。

昔曹石倉學佺有言，釋道二家彙刻經典，累數萬卷，名爲

藏經至於儒家獨付闕如誠爲恨事張文襄之洞勸人隨舉書目答問中一類刊成叢書以便學者二公銳意及此迄未有成鄙見以爲昌明國學端賴流布古書涵芬樓廣收善本海內賢達勉以流通不吝借瓶之助冀成集腋之功故不辭力小任重之譏毅然圖始區區之意學者諒之彙刻羣書先宜決擇是編衡量古今斟酌去取幾經詳審始得成書蓋於存古之中兼寓讀書之法不僅如顧千里所云叢書之意在網羅散佚而已。

明世彙刻如祁承燦淡生堂餘苑吳琯古今逸史莫不標異名稱強分種類如經餘史餘合志分志等目終非簿錄之恆言難作刊書之典要今依張海鵬墨海金壺錢熙祚

守山閣叢書之例以經史子集爲綱領其次第則依四庫全書四庫分類時有失當茲不復有所出入從人人習見也。

左圭百川學海別分卷帙毛晉津逮祕書強立集名頗涉于紛歧難于檢閱夫彙刻羣書述而不作分卷分集殊無義例今所不取。

古書紀載行字濫觴于明季孫從添藏書紀要亦鄭重言之其後黃丕烈孫星衍顧廣圻諸人尤斷斷於此致辨近日楊守敬取宋元明版及古鈔本書每種刻二三葉爲留真譜可以知墨版之沿革槧法之良窳例至善也是編竊師其意悉從原書影印一存虎賁中郎之意一免魯魚三

寫之訛。卽影印縮小、取便巾箱、必將原版大小寬狹、准工部尺詳載卷首、以存古書真面。近代影刻舊本、如黃丕烈士禮居重刻明嘉靖徐刻周禮、改小原書、黎庶昌古佚叢書摹刻杜工部草堂詩箋、移動行款、茲編幸無此弊、識者鑒之。

茲編於宋元明初舊刻書、有名家影寫本、有名人手校本、其有益本書、實非淺鮮。今悉附卷後爲校勘記。或有硃墨兩筆校者、則用套版印法、偶錄一二部、以存其真。

四部之書、浩如煙海、茲編止擇其急要者登之。經部漢宋學派分途、宋有通志堂經解、經苑、漢有皇清經解及皇清經解續編等書、久已家藏戶徧、茲恐挂一漏萬、概不

泛收。史則正史、編年、地理外，別雜傳載之最古者。子則九流十家，取其古雅而非出僞託者。詩文集則取其已成宗

派者。

如漢魏六朝、初唐四傑、李杜韓柳、元白溫李、皮陸宋之、歐梅蘇黃、王曾朱陸、陳葉范陸、真魏金之、遺山、元

之虞楊范揭明之宋劉陽明歸二唐或詩或文或理學支分派別、門戶高張、今但取其初祖、三家、以概餘子、至明之

五子十子、前、後、七子、大都聲氣標榜、名實乖違、收不勝收、悉從割愛、

算學、兵書、醫經，在古人爲專門之學，在今日有專科之書，作者層出不窮，後來或更居上。今但取其初祖數種，箸錄以爲學者導源，星宿之資，亦兼取其文辭典奧瑰奇者，足以沾溉學林。采錄雖簡，引伸無窮。雖非窺豹全斑，要可嘗鼎一臠，非漏略也。

史部中之通典、通志、通考、類書中之太平御覽、冊府元龜、

集部中之全唐文全唐詩皆以卷帙繁重自宜別印單行茲編概不闌入。

史部藝文經籍諸志以及古今官私書目所以辨章古今之學術藉考典籍之存亡他日擬彙集諸家藏書記目題跋之屬別爲一編印行故茲於書目不錄一部金石一類亦同此意。

古書非注不明然如裴松之之注三國志李善之注文選古今能有幾家茲編所錄各部如非宋元以前舊注凡近人注本概不輕用。

宋元舊刻盡善盡美但閱世既久非印本模胡卽短卷缺葉在收藏家固不以爲疵類而以之影印則於讀者殊不

相宜。明嘉隆以前，去宋元未遠，所刻古書，儘多善本。昔顧亭林已甚重之，況今更閱三四百年，宜求書者，珍如拱壁矣。茲之所採，多取明人覆刻宋本，喜其字迹清朗，首尾完具，學者得之，引用有所依據，非有宋元本不貴，貴此明刻本也。

版本之學，爲考據之先河，一字千金，於經史尤關緊要。茲編所採用者，皆再三考證，擇善而從。如明徐氏仿宋刻本三禮，明人繙宋岳珂九經中三禮，徐刻周禮，不如岳本之精，岳刻儀禮，不如徐本之善，皆非逐一細校，不能定其是非。其他北宋本失傳之書，賴有元明人翻本，轉出南宋本之上者。若僅以時代先後論，則不免於盲人道黑白矣。茲

編於此類頗有鑒衡非泛泛侈言存古也。

書無論刻本鈔本雖大體完善短葉缺文每不能免。今茲所采多係舊本影印之際不加參訂則郭公夏五千載滋疑學者讀之不無遺憾。故影印一書必羅致數本此殘彼足互借補全。若數本俱缺無可取證者則傳信傳疑未敢妄作就希讀者鑒及微忱。

明祁承燦藏書約論鑒書云垂於古而不可續於今者經也繁于前代而不及于前代者史也日亡而日佚者子也日廣而日益者集也諒哉言乎茲編所錄集部較多初本斷自朱明不涉近代繼思有清一朝文學實後進之津梁。張文襄有言讀書門徑必須有師師不易得卽以國朝著

述名家爲師。茲之采及近人，亦猶文襲意也。

引取諸本，出于借印者，謹援漢人刻名碑陰之例，箸藏者姓於目下及本書之首，以不沒諸君嘉惠之美意焉。

以上例言，余所撰定，後涵芬樓以活字印行，微有增改。南北藏書家善本書，此次已搜羅殆遍，惟聊城楊氏海源閣所藏宋本四經四史爲最著名之書。當日楊致堂河帥以增得之，以四經四史名其齋，可知其珍襲之甚。公子協卿太史紹和、公孫鳳阿舍人保彝，今皆物故，家藏書籍閉度閣中，久無人過問，故此編所采四部善本，獨不及楊氏之藏。又日本各圖書館所藏善本尤多，以影印之費不貲，故不能多借。彼國支那學報載有神田喜一郎、武內彥雄二

君評論所舉彼國舊本及指摘目載之本不善者甚中窾竅。余亦屢與菊生商之，勸其不惜巨貲，以成完美，而主者吝惜印費，遷就成書。又其中有循人請託而採印者，如孔叢子、皮子文藪之類，皆明刻中下乘，徒以藏者欲附庸風雅，思藉此以彰其姓名，且挾成見，先儘涵芬樓所藏，雖有善者，不願借印。故此書售出至一千五百部之多，而實非余滿志躊躇之事。今錄日本神田武內評論此書者附箸于後，亦足見彼國人之深于漢學，在吾國今日殊罕見也。

論四部叢刊之選擇底本

支那學一卷四號
神田喜一郎

四部叢刊之刊行，實爲有裨學界之壯舉，吾輩學生無不同感此福音。今讀其預定書目，大旨合於出版之主旨，四

部中重要書籍已網羅俱盡其選擇底本亦尙爲適當。雖然論吾輩得隴望蜀之願則如此巨構於底本之選擇尤宜格外注意。如羣書治要不用日本元和二年刊本而用有顯然臆改形迹之天明七年尾州藩刊本注意似猶未周。弘明集廣弘明集之用明汪道昆本法苑珠林之用明徑山寺本稍稍近似實則當用高麗藏本世說新語用明嘉趣堂本亦未爲美善是應用日本圖書館之南宋本或其翻刻之官版本楊誠齋集爲繆氏藝風堂影宋寫本想由日本圖書館所有之宋端平本刊本影寫而來亦不如直用端平本之爲愈。古文苑用二十一卷本亦爲非宜想因有章樵注故然不如用孫巨源原本之九卷爲佳。又未

確定之底本中、如春秋經傳集解之擬用翻宋本、實不及日本圖書館宋嘉定丙子聞人模刊本。大唐西域記擬用明刊本、不及日本京都文科大學叢書本。荀子擬用明世德堂本、不知何因、與其用此、甯用古逸叢書之宋台州本。范德機詩集擬用明刊本、則用日本延文辛丑刊本爲較佳。以上云云、因見預定書目、思想偶及、聊復饒舌。幸此書尙須經一兩年始成、竊願於此等處、慎思熟審、俾成一完美之大叢書。吾輩認此書爲中國最有價值之空前巨著、以介紹於讀者、並略述區區之願望、盼其克底于成也。

說四部叢刊

支那學一卷四號
武內義雄

自清末傳石印法、中國出版界遂開一新紀元。當時多密

行細字之書，祇便考試攜帶，不甚翻印善本。清亡科舉全廢，編譯新箸，都用活版印行。至近年，石印始盛，各書肆出石印書甚夥，翻印舊書之風亦漸盛。於是一時不易得之書，亦得取求如志，而商務印書館所印之四部叢刊尤有價值。

四部叢刊實爲中國空前之一大叢書。全部冊數有二千餘冊之多，非以前叢書可比。卽其選擇之標舉，亦與向來叢書全然不同。所收之本，悉爲吾輩一日不可缺之物。如經部收十三經單注本及大戴禮韓詩外傳說文等，史部收二十四史通鑑國語國策而如同一普通之叢書，如通志堂經解經苑正續皇清經解九通全唐文全唐詩等，則

一切不採。尤可注意者、選擇原本、極爲精細、於宋元明初之舊刻、或名家手校本中、務取本文之尤正確者、並卽其原狀影印、絲毫不加移易。故原書之面目、依然、而誤字除原本外、決無增加之慮。

遜清考證家精究版本、由是靡然從風、宋元本無論矣、卽麻沙本及精本之殘卷零葉、靡不寶貴。四部叢刊之印、不效普通收藏家之所爲、但以時代之先後爲尙、以爲翻北宋本之明本優於南宋、或元槧本、同一明版、以徐刻之仿宋三禮與明翻之宋岳珂九經比較、以爲周禮岳本勝徐本、儀禮徐本勝岳本、各自擇善而從、此其可喜者也。舊本之翻刻、如有名之士禮居叢書古逸叢書、時有改小

原版、移動行款之嫌。四部叢刊則必影照原本、泯魯魚之弊。名人校勘有裨本書者、悉附卷末。校勘用硃墨兩筆者、亦分刷兩次、以存其真。惟以規爲一定分寸之故、間將原本略爲縮小、亦必詳記原版之寬狹大小於卷首、務不失其典型。此亦是書之勝處。至其甄采之材料、則以商務印書館年內蒐集珍祕之涵芬樓藏本爲主、餘則自江南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江安傅氏雙鑑樓、烏程劉氏嘉業堂、江陰繆氏藝風堂、無錫孫氏小綠天、長沙葉氏觀古堂、烏程蔣氏密韻樓、南陵徐氏積學軒、上元鄧氏羣碧樓、平湖葛氏傳樸堂、閩縣李氏觀槿齋、海鹽張氏涉園、嘉興沈氏德化、李氏杭州、葉氏等名家祕笈、選

擇採錄。

清藏書家以吳縣黃丕烈爲第一。黃氏之書後移於汪士鍾之藝芸精舍。汪沒歸常熟瞿子雍。聊城楊紹和。晚近則陸心源之皕宋樓。丁丙之八千卷樓。兩家藏書。稱與瞿楊相頡頏。四部叢刊中收採尤多之。江南圖書館藏書。卽八千卷樓之物。而鐵琴銅劍樓亦多精本。故瞿丁兩家之尤者。大多網羅其中。惟楊氏之書。則一不入選。陸氏舊本。惟擬翻印一種。斯爲憾事。聞楊氏主人耽阿芙蓉。頗斥賣家珍。充其嗜慾。其母嚴局。不令與人接。陸氏書售諸吾國。岩猗氏殆盡。因是不得理。或然歟。是則得瞿丁兩家之影本。亦不可謂非幸福。而况藝風堂觀古堂之書。傳增湘劉承

幹有名之祕本均得藉此書以見之尤爲無上之眼福也。按如上神田喜一郎所評論實切中采用之失固無所用其辨白矣。然此編所得前人未見之本經部中如宋大字孟子趙岐注十四卷康熙時藏梁蕉林相國清標家後入大內此次由師傅陳伯潛太保寶琛領出照印其注中未刪去章指者乾隆中曲阜孔氏微波榭所刻僅從鈔本傳得未見原本也。周易王弼韓康伯注九卷略例一卷爲宋十行不附釋文本亦阮文達刻十三經注疏作校勘記時所未見。史部中如宋大字本五朝名臣言行錄十卷三朝名臣言行錄十四卷與世行道光初元洪氏仿宋本迥然不同。子部中如宋本易林十六卷有宋人注者爲錢謙益

絳雲樓火後別存之本自陸貽典從錢氏校得後歸黃氏
士禮居刊入叢書其中異文與明以來刻本大有異同然
自陸氏未將舊注鈔出已失宋本之舊今得之京師圖書
館圖書館乃從內閣清理舊藏書所得世間僅此孤本矣
集部中如唐沈下賢集十二卷爲明緡宋九行十八字本
本附宋吳興三沈集後此雖明翻宋刻無異第二宋本也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爲日本元和戊午那波道圓活字印
本是猶存廬山本之舊李羣玉詩集三卷後集五卷爲南
宋陳道人書棚本土禮居舊藏四庫全書總目所箸錄
者卷數與此同世行汲古閣八唐人集中之李文山集只
三卷此真有霄壤之別矣元黃潛文獻集元時初刻本二

十五卷、陸氏所藏、後售之日本、錢唐丁氏八千卷樓鈔有副本、視四庫箸錄之明刻十卷本爲多、丁書歸江南圖書館、今得印出、世間又多一副本矣、若小學中說文解字、汲古閣本行之百餘年、至嘉慶中、孫氏平津館仿宋小字刻本出、學者乃恍然悟、汲古閣本之非原本、爲青浦王蘭泉司寇昶舊藏、金壇段懋堂大令玉裁借得之、并借周香巖錫瓚所藏宋本互校、汲古閣本撰汲古閣說文訂一卷、平津館本乃影寫王蘭泉本付刊、其原本後歸皕宋樓、陸氏子售之日本、岩崎氏今從之、借印并照原式印入續古逸叢書、真不下真蹟一等也、說文解字繫傳爲錢曾述古堂影鈔宋本、乃壽陽祁氏刻本之祖、讀書敏求記

所詔爲驚人祕笈者也。祁本經校者臆改，余向所不取。以世間無有第二精本，故風行一時。錢氏鈔本本藏上海郁泰峯宜稼堂，揭陽丁禹生中丞日昌以賤值得之，歸其藏書處持靜齋。後人不能守，流入滬市，爲湖州張某所得。張固菊生同鄉，客不允借，後以他書交易借之，遂得印出。鈔手不諳篆文，頗有筆誤。然是書不重在篆，而重在注，此本不出，無由證祁本注文之誤。蓋大小徐說文二本，毛氏祁氏有表章之功，而亦有校改之失。今二本祖本皆印出，可謂無毫髮遺憾矣。

書林餘話卷下終

跋

古人著書多以一時采輯未廣積久聞見又多于是有補續餘聞之作如宋洪邁容齋隨筆乃而至於五筆王明清揮塵前錄亦有後錄三錄相繼次則沈括夢溪筆談皆其先例也。大伯父文選君昔年既撰書林清話播傳宇內已爲當世士大夫所推重惟是此書殺青以來間有曆代刻書掌故瑣記爲前書所無者閱時年餘又成此餘話上下兩卷正待編爲巨冊不欲亟付梓民而客歲以不幸罹難至是竟成絕筆矣。人亡國瘁痛哉言乎啓益兄弟丁茲喪亂重懼遺稿散失遂乃攜入行笥悉數來滬以待他日授之剞劂會劉師澹園有印書館之設亟用活字排印五

百部同時並印卽園讀書志數亦如之。是役也。曆百餘日而藏事其校讎謄寫劉師命啓奎及其家子弟分任之。師蓋大伯父入室弟子。故其沈潛相承快覩斯書之流布也。啓奎於家學毫無所得。有媿前修展讀茲編。愴然若失者殆累日已。此外遺稿尙有四庫全書目錄版本考說文籀文考證經學通誥卽園學行記星命真原自訂年譜等書將漸次編校刊行庶無負于大伯父一生精力所繫得以長留天地間。然則是書之成固非嚆矢歟。大伯父耳順方強使其健在豈僅如王如洪如沈之譔述已哉。戊辰四月從子啓奎謹誌。